



# 北歐行詩話

BEI OU XING SHIHUA

陈大远 著

# 北歐行詩話

BEI OU XING SHIHUA

陈大远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## 北 欧 行 詩 話

陈大远 著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德道 12 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 008 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 $787 \times 1092$  耗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4 \frac{1}{16}$  插页 5 字数 70,000

1962 年 1 月第 1 版 196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,001—35,000

---

## 写在前面

旅居丹麦已經六年，而且有过十次以上的全国旅行，也有机会几次到芬蘭、瑞典、挪威、冰島等国家去觀光，虽然是走馬觀花，却也增加了一些經歷。初始，並沒有写游記的想法，因为我感到这些国家的城市、农村、風俗习惯、人民生活，都是大同小异，缺乏各自的特点，看不出有什么可記之处。不过，有时兴会所至，偶尔写下一兩首旧体詩詞，以供日后回忆。事过境迁，重讀这些詩詞，反覺比当时还有味道，而且联想起好多事情。因此，补写了几篇游記。拙劣的短文，只不过是几首歪詩的注解而已，所以这几篇短文凑在一起，就叫作“北欧行詩話”吧！

游記里所記的事，都沒有确切的年月，因为这里的人们計算時間的方法，和我們有所不同，經常把昨天当作今天，把今天当作明天，所以确切的年月反覺不需要了。这些記載，当作現在的事可以，当作过去的事可以，当作将

来的事也未尝不可。

有些故事是听来的，像后面的四篇。虽然講故事的人是有根有据，我也完全确信是真实的，而且有的人我曾經碰到过，或是認識他的親屬，但終究难免有加油加醋或是刪繁就簡的地方。所以其中涉及到的人名，除了无法改变的“罗森达尔”之外，一律加以改变，隐其真名，代以假名。其实，这些情节不只是發生在一个人身上，或是一个家庭之間，比如彼得森夫人的事，可能还有千千万万的汗森夫人、燕森夫人以及其它夫人們，重演着同一的或大体类似的悲喜剧。所以用假名代替真名，反倒会更真实一些。

可能有的同志会提出这样的問題：“祖国的人們正在干劲冲天，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設，为什么你有这种閑情逸致，作一些不經之談呢？”我可以这样回答：“这是我身历目击，或是亲聞亲聞的，正是因为我感到兩個世界、兩種生活的差异，所以才写下这几篇游記。如果看了之后，再一次感到我們祖国的偉大可爱，感到我国人民的勤劳勇敢，感到我們是在幸福之中創造着更大的幸福，这就是作者一点点願望了，除此，还敢希望什么呢？”

作 者

1961年2月于哥本哈根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哥本哈根的一夜..... | 1   |
| 第十次旅行.....   | 11  |
| 遥远的小岛.....   | 23  |
| 三訪赫尔辛基.....  | 31  |
| 走进了富丽之城..... | 38  |
| 奥斯陆之行.....   | 44  |
| 无烟的城市.....   | 51  |
| 荒古的原野.....   | 59  |
| 总统府.....     | 68  |
| 再游冰島.....    | 72  |
| 木板时代.....    | 79  |
| 彼得森夫人.....   | 85  |
| 联合家庭.....    | 93  |
| 克利斯欽的旅程..... | 101 |
| 两个世界.....    | 110 |

## 哥本哈根的一夜

五月晴光照太清， 四郎島上話牛耕。  
櫻花吐艳梨花素， 泉水噴云海水平。  
灣畔人魚疑入夢， 館中雕塑厚如生。  
北歐風物今觀遍， 喜把茅苔酒共傾。

——郭沫若同志游哥本哈根詩

哥本哈根被人称作“北欧的巴黎”，大概是由于它的商业繁华和人口众多吧！当然，除去这两个特点之外，它还算是个美丽的城市。

安静的波罗的海环抱着它，海水从不涨潮，静静地和这安详的城市共同呼吸。稍有风浪的时候，就像母亲拍击着婴儿入睡一样拍击着它。

海边上有一个狭长的公园，这里是游玩的胜境，最吸引人的，是海水浅滩上那个美丽的“小人鱼”雕像，它是

根据安徒生的童话塑造的。“小人鱼”有点害羞的样子，低着头，安祥地坐在那里等候着他的王子。

“小人鱼”的附近，有一个巨大的钢雕，吉芬女神鞭策着她的四个儿子变成的四只牛，在那里耕地，来拯救被洪水淹没而沉入海底的锡兰岛（郭沫若同志译为“四郎岛”）。春暖花开之后，牛的鼻子里，魔鬼的嘴里，喷溅着云雾似的水花。经常有许多游人，在这里流连，舍不得离去。

一片片的森林，围绕着哥本哈根，哥本哈根像是睡在碧蓝的海水和绿色的森林所构成的摇篮里。森林像生着脚，逐渐挤到城市里来。

我住的一条街，是上层人物聚居的地区，每一个别墅的四周，都长着几棵或几十棵各式各样的树木，参杂着苹果、樱桃、丁香、玉兰、樱花。春天或是夏天，花朵盛开，从低矮的栏杆上伸出街头，向行人夸示着它们的漂亮的颜色，散发出香气，使人感到春天只是它们的世界。

市区里，有时出现一个小湖，野鸭、天鹅在水里自在地游泳。如果丢一块食物下去，它们就会远远的跑来。不知名的小鸟，在树上叫着，有时也会飞下草地，和人们表示亲善。

这里有好多博物馆、陈列馆、画廊等等，陈列着古代文物和艺术品。最吸引游客的是曹瓦尔森雕塑博物馆，知

名的丹麦雕塑家曹瓦尔森的畢生作品，都陈列在里面。

剧院也是很多的，最完备最受重視的剧院是皇家剧院。裝飾得金碧輝煌，舞台兩边附有国王和王族的专用包厢。我在这里看过丹麦的芭蕾舞剧，古典的歌剧，現代的話剧，中国的京剧。观众們都是穿得整整齐齐的。曾有人告訴过我：十年以前，不穿大礼服是不允許走进皇家剧院的大門的。現在社会更加民主了，因而取消了服裝的限制。我也曾为这事感到幸运，假使我来哥本哈根是在十年以前，就不可能享受今天的“幸福”了。

哥本哈根也有許多教堂，它們的尖頂成为城市的最美丽的裝飾。黄昏之后，从城市的邊緣欣賞着它的夜景，会看到許許多多教堂的尖塔，突破深藍色的夜空。教堂里往往有不少有趣的雕塑，曹瓦尔森塑造的耶穌和他的十二門徒，就陈設在一个最大的教堂里。每到礼拜天，信徒們到教堂去，作着最虔誠的祈禱，希望得到上帝的帮助，或是死后可以进入天堂。人們把这种宗教仪式，变成了生活習慣。

近海的地方，有一座四面对称的王宮，叫作阿摩林堡，丹麦的国王、王后和公主們，就住在里面。王宮的門前，站着一些近衛兵，穿着紅色的上衣和藍色的長褲，头上戴着二尺多高的黑色大皮帽，即使炎夏也不改裝。如果第一次看到，也可能誤会为来自安徒生童話的雕像呢，

市区里，还有好几座古老的王宮，現在有的作了办公

室，有的改成博物館，給哥本哈根增加着輝煌的氣氛。

哥本哈根多么美好啊！多么溫柔幽靜啊！住在这样一个城市里，是應該感到舒適的。丹麥人確是為他們有这样一個首都感到驕傲。

“北歐的巴黎”，可能不是過譽吧！我沒到過巴黎，不知道這個稱號是否合乎實際，但是總有这样一種沒有根據的感覺，巴黎是嘈雜的，哥本哈根是幽靜的。

我對哥本哈根的面貌，有了一個輪廓的印象。哥本哈根的精神面貌又是个什麼樣子呢？

我的最要好的兩個丹麥朋友，湯姆森和彼得森，約我去丹麥飯館吃一頓真正的丹麥飯。我以感激的心情答應了。

時候是秋天的晚上，彼得森先生开着汽車來接我，因為他的妻子今天下班很晚，約好七點鐘到她服務的公司門口碰面。他的妻子在一個很大的百貨公司當會計。

我們到公司門口的时候，彼得森的妻子已經等候在那里了。

“今天為什麼下班这样晚呢？”我問她。

“明天是假日，公司照例停止營業，所以今天要晚下班多賣點貨。”

“工人們一定會得到加班費了。”

“加班費？”她笑着說，“不賠償老板的損失就該知足了。”

她的話不能不使我感到奇怪，为什么老板增加了收入，而为老板赢得这笔收入的人反倒沒有一分呢？經過解釋我才明白：老板总是給售貨員們定出售貨指标，如果指标完不成，就要挨罵，挨罵的背后是失业的威胁。因此，售貨員們千方百計地要多卖东西，尽量給每一个顧客以最好的印象，顧客在柜台前面一站，就要像磁鉄一样把他吸引住，作着笑臉，宣傳貨物的質量，顧客稍微露出迟疑的神色，就要立刻拿出第二种、第三种，直到弄得他不得不买一件东西而后止。小吃部的工人們不可能用同样的办法兜攬生意，所以經常是完成指标最差的，工人們怕挨罵，怕丟掉飯碗，常常把剩下的食物偷偷帶回家去，当老板检查售貨情况的时候，就会誤認為全部卖光。但是，老板是極其精明的，工人們偷偷作的事情他都知道，只不过故作不見而已。

“老板倒是很仁慈的呢！”我贊佩地插进这样一句话。

“是的，老板的确还算是仁慈的。不过，他在雇用工人以前就預先防备了这一着。小吃部工人的工資特別低廉，他計算工資的时候，把偷帶食物已經包括进去了。节省下的工資，比損失的食物要多得多呢！”

原来是这样。我的印象里，售貨員确是称得起百拿不厌的，原来有这样一种动力在驅使着他們。好像天下的“聪明”，都被上帝集中到老板們的身上了。

在我沉入回忆的一刹那，彼得森先生已經把車开到新港了。

新港，是从海灣挖进內地的一条短小的运河。新港的两旁，排列着比較古旧的顏色却特別艳丽的楼房。

“新港，”彼得森一面開車一面为我介紹：“这里是妓女集中的地方，酒巴間、夜总会、咖啡館、小舞厅，多得很。白天比較冷落，夜里十分繁华，这里的时间是昼夜倒置的。妓女之所以集中在这里，因为这里是水手們、海軍們的‘故乡’。”

我回想起一件事，什么时候忘記了，兩只美国軍艦訪問哥本哈根，美国海軍一上岸来，哥本哈根的傳統气氛为之一变。“美人魚”的旁边，吉芬女神的周围，具有神話意味的境界，成了美国佬的行乐場所。大街上，飯館里，到处都是美国水兵，而且几乎每一个美国兵都伴陪着一个丹麦姑娘。報紙上曾有过友好的报导：“美国海軍对哥本哈根有很好的印象，他們一上岸来，就結識了滿意的女友。”当时我不大了解，今天才明白了其中的底細。

从新港到飯館去，經過市中心广场。广场上聚集着拥挤不通的男男女女，大約不下五六千人吧！道路阻塞，汽

車不能通过，只好停下来，等待人群稀薄的时候再往前走。誰知人越聚越多，我們的車后都是人了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艺术家們在露天演出嗎？

不，不是，这里有成千的青年男女在跳舞。其实說是跳舞也只是我的猜想。他們在互相摔跤，抱着乱滚，有的躺在地下，發出怪声。警察們不得不跑来維持秩序，警察的努力是白費了，不但不能把秩序稍加改善，而且他們也被拉进去跳舞摔跤了。人們像是瘋狂了，像是原始森林里的一群野兽。

經過湯姆森稍加問詢之后才知道，广场附近的一家电影院，今晚开始放映一部美国出品的搖摆舞艺术影片，看完电影的青年們，立即把电影里的場面在广场上进行重演。沒看过电影的青年，也兴致勃發地参加进去。因而人們越聚越多弄得水泄不通了。

幽靜的哥本哈根嘈杂起来，不，哥本哈根还是幽靜的，只是广场上这一瞬間，真正变成了“北欧的紐約”了。

肚子有点餓起来，彼得森先生尽了最大努力，把車退回来，繞道寻找飯館。几分鐘后，他把車停到了“大西洋宮”門口。

“大西洋宮”是个白色的建筑物，立在市內河道的旁边，显得格外安詳潔淨。彼得森先生說，选择这样一个地

方吃飯，是為了叫我領略一點西方的特點。

進了餐廳，餐廳當中是一個不大的舞台，几十个餐桌從三面把舞台包圍起來。食客幾乎已經滿座了，服務員領我們在角落裡找到一張空桌。這裡的食客們穿得很講究，尤其是從女人們身上更可以看出這個特點，她們有的穿着晚礼服，有的袒胸露臂，頭上戴着鷄翎帽，臉上罩着面網，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，只用輕柔斯文的語調談話。在所有的食客中，我們要算是最寒酸的了。

十幾分鐘之後，大廳正中的吊燈亮起來，樂台上響起了銅管樂。接着，一群舞女像燕子一樣從舞台上飛下來，於是跳舞開始了。我不懂得這些舞蹈屬於那一門類，那一流派，只覺得像是舞蹈又不是舞蹈，像是團體操又不是團體操。一個節目又一個節目地在變化着。舞女們差不多都是裸體的，除了腰間挂着一塊小小的三角巾之外，就是腳上穿了一雙金色或銀色的高跟鞋，有的節目連鞋都不穿。她們跳着，舞着，不時地向食客們丟下一個微笑。衣服考究的食客們，聚精會神地欣賞着她們的每一個舞姿。

湯姆森說，這是從巴黎來的舞團。是的，這塊小天地真可稱之為“北歐的巴黎”了。

時間過了午夜，一點鐘左右，舞蹈結束了，舞女們向食客們連續拋着“飛吻”，然後像燕子一樣飛了回去。

我們的晚餐在繼續了四個多小時之後，結束了。吃了

一塊牛肉，一塊甜餅，一杯白酒，一杯啤酒，據說這是地道的丹麥美味。彼得森先生為這一頓晚餐付出了二百五十克郎。如果在普通飯館吃一頓同樣的飯，最多不會超過六十克郎。大概其中有一百九十克郎是屬於“藝術的報酬”吧！

走出餐廳門口，一位服務員畢恭畢敬地站在那裡，十分文雅地向我們說：“請到樓上。”

“樓上是個什麼所在？”我問湯姆森。

“和樓下差不多，可以喝酒，可以喝咖啡，那裡也有舞蹈，比樓下更大膽一些。”

“他們的膽還要大到那裡去呢？”我想，沒有經歷過的人，是沒法想像的。

出了“大西洋宮”，來到街上，街上靜悄悄的，不知廣場上那一群舞蹈家們散了沒有。秋天的深夜，使人感到分外涼爽清新。

這個秋夜，使我久久不能忘懷。對“北歐的巴黎”這個雅稱，終於獲得一點淺陋的理解。一個人，坐在屋子裡，睡不下去，泡了一杯茶，重讀郭沫若同志的詩，靈感交集，依著郭老詩的原韻，寫出下面一首：

長林碧海氣濛濛，負甌耕牛為底耕？

秋雨春花朝霧霽，南疆北土暮雲平。

浮沉角逐迷真面， 貧賤驕奢競此生。

表里黑黃何所識， 一杯苦酒未全傾。

写到这里的时候，附近的玫瑰，从开着的窗子里送进一股幽香。

## 第十次旅行

旅行丹麦全国已经九次了，今年夏末秋初又开始了第十次旅行。

当人们还相信命运的时候，旅行之前总要占卜一下，是不是“不宜出行”。在丹麦旅行也需要占卜，是不是“天将阴雨”。因为丹麦的夏末秋初雨水很多，旅行碰到连绵阴雨是十分晦气的。我们看了几天天色之后，决定第二天出发，按丹麦的气候规律估计，大好的晴天可能就要来临。

果然，起床之后，就发现了早晨的淡红色的阳光，透过窗帘照射进来，给即将旅行的人带来幸运。于是早餐后，愉快地上路了。

两小时之后，汽车开到考绪尔海港附近，一些薄薄的灰云，从海平线慢慢升上来。我们坐在渡船上正为天气耽心的时候，灰云几乎遮没了天空。下了渡船，出了纽堡